

重报文艺志

■兰世秋

他静静地坐在茶案前，一袭浅灰色上衣，细长的手指骨节分明却不失温润，清瘦的身影与窗外斑驳的树影相融，仿若整个人都是从水墨画卷中走出的。

这是人间五月天的铁山坪森林公园，松涛翻涌，此起彼伏的“簌簌”声恰似大自然即兴奏起的琴曲。

觉察到笔者的到来，他抬起头，眼角笑纹里藏着岁月沉淀的宽厚与温和。他开口说话时，略带苏州口音，逻辑清晰，不急

不缓，如清风拂过琴弦。

他是赫赫有名的古琴泰斗、古琴艺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——吴钊。

几天前，他为重庆古琴爱好者带来一场关于“古琴经典琴曲的解读与传承”的讲座。活动现场，他特意安排了一群少年现场表演，因为那是“古琴的未来与希望”。

6月14日，是我国第九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今年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“融入现代生活——非遗正青春”，聚焦青年传承人培养等内容。

这，也是鲐背之年的吴钊半个多世纪来的躬身实践。

此刻，与先生对坐，他的口中频频出现“查阜西”“吴景略”等琴坛大家的名字，感激师恩的同时，他亦不遗余力地激励年轻人学好古琴。聊到开怀处，他会发出“呵呵”的笑声，手指如同抚琴般优雅地划过胸前。

他说：“要弹好古琴，首先要读书，要研习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，否则，你是弹不出乐曲的精神来的。”“我很欣赏守正创新的提法，但把一首曲子改得面目全非不是创新。”话题中，有对千年文脉传承的理解，也有对当下古琴热中浮躁现象的冷静思考。

古琴泰斗吴钊：

九旬琴心寄山水 一脉清音励少年

人物名片

吴钊，1935年出生于苏州，我国著名古琴家、音乐史家、古琴艺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在民族音乐学、古乐史、琴史、古琴美学理论、琴谱版本学、琴器鉴定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，主要论著有《中国音乐史·图典版》《绝世清音》《古乐寻幽——吴钊音乐学文集》等。



学艺

“我在音乐学院是没有学籍的”

琴音清越，如泉水叮咚。操琴者是一个个稚嫩少年，他们的小手轻轻搭在琴弦上，虽不及大人沉稳，却有着别样的灵动……

这是“古琴经典琴曲的解读与传承”讲座正式开始的一幕，90岁的吴钊坐在前排，欣慰地看着孩子们的表演。

或许，他的思绪已经飘回到71年前，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台。

那一年，19岁的他正当青春年华。那场演出，是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之初的第一场公开演出，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，演出者全是当时的著名艺术家。

“那时古琴还没有今天这么火，全北京市就只有我一个中学生在学古琴，我的老师查阜西先生临时把我换了上去。”

初登舞台，同台的另外6位全是名家，怕他紧张，他们都跟他说，上台以后照平时那样弹就可以了。

“那天演奏的曲子是《和平颂》，查阜西先生吹箫，我和溥雪斋先生弹古琴，其他老师演奏二胡、埙、箏，进行齐奏，演出很成功。查先生此举是想表明：我们弹古琴的不光都是老头儿，还有年轻人，还有中学生。”

彼时，查阜西已是赫赫有名的古琴大家，一个中学生，是如何拜入其门下的？这还得从吴钊的童年说起。1935年，吴钊出生于苏州名门望族，是家中长子。学富五车的江南才子 and 儒雅学者们是他家里的常客。

自小，昆曲风雅的调调就常回荡在他的耳边。家人还热衷于国画，笔墨之香也成为他儿时最熟悉的味道。

母亲家则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大，因此，他被送进了一所教会学校读书，但家教，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。

“十一二岁时，父亲弹琴，我开始跟着学，也没有很刻意，渐渐地就着了迷。18岁那年，我决定拜查阜西先生为师。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北京，查先生是当时中国民航局的顾问，我父亲是他的秘书，他很爽快地就收下了我这个小徒弟。”

查阜西不仅琴弹得好，还是一位爱国人士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他前往香港，策动同事和部下，组织了震惊中外的“两航起义”。

“跟查先生学琴，是中国传统式的，我们两人面对面，一人一把琴，那时没有现代的录音设备，全凭手把手地教，口传心授。”

一边跟着查阜西学琴，一边在中学学知识。那时，吴钊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，以至于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以为他日后会成为一名科学家。

“我的大学、专业甚至未来的工作方向在高中毕业时就被几位老先生‘内定’了。”吴钊“呵呵”笑道，“查先生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古琴研究方面的人才。这样的人一定要对中国的古代文献经典、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，要学很多基本课程。所以，他建议我就上普通大学，学习文史。”

听从了查阜西的建议，可是吴钊考上的大学并不“普通”——南开大学历史系。历史知识的系统学习为他后来进行音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大学，吴钊是个不太守“本分”的学生，“当时历史专业的课程偏向经济、政治和军事，为了学习更多文化相关的知识，我就跑去中文系‘混’课。”

那时的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，为了让吴钊继续学艺，查阜西就给“虞山吴派”一代宗师、中央音乐学院的吴景略写了张便条，“算是把我交给他了，还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方式。你看，我虽然弹古琴，可在音乐学院是没有学籍的，但我的老师和音乐学院的老师是同一个人。”

写书

“搞研究才是我的主业，弹琴是副业”

1959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吴钊要去给查阜西做助手。

但是，彼时，著名音乐史学家、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浏也把吴钊看上了。

看上这棵好苗子后，杨荫浏就开始劝查阜西：“你把这个学生让给我，你想招助手，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有个学生也不错，你等一年就行了，让他作为交换。吴钊呢，是学历史的，我要调他来研究所，和我一起研究中国音乐史。”

回忆起此事，吴钊也觉得很好笑，“两位先生是好朋友，杨荫浏先生这么一说，查先生也不好意思说不行。”

就这样，吴钊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）做研究实习员，跟随杨荫浏，钻研音乐古籍，深入中国民间和边远山区音乐生活的基层，进行田野调查，开始了一生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工作。

“我常常说搞音乐研究才是我的主业，弹琴是副业，是业余爱好。不过，因为研究中国音乐史，让我的视野开阔，对琴曲的理解就更透彻了。”

从小家境优渥，工作却要到边远地区开展田野调查，吴钊能吃这样的苦吗？

面对笔者的疑问，老先生又是“呵呵”一笑：“大学没毕业时，我们就下过煤矿、修过水库，也不觉得有多苦。我还会砌墙、修房子呢。”

“到单位后，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，我的方向是古代音乐史，很明确，我们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钻研。”

几十年间，吴钊的著作《中国音乐史略》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》《绝世清音》等相继问世。其中，《中国音乐史略》增订本于1994年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；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》展现了中国古代音乐上下几千年各阶段的特点与发展历史；《绝世清音》不仅介绍了古琴的历史、器型、琴谱和琴学，还详细按照流派介绍了现当代的琴家，为古琴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【手记】

■兰世秋

“我们家都是我做饭，而且我做的菜很讲究。”

正式开始采访之前，等待视频记者架设拍摄机器的间隙，我与吴钊先生闲聊了几句。这一聊，竟让我看到了这位古琴泰斗的另一面。

“您自己做饭？没有请保姆吗？”面对我的疑惑，先生的回答依旧不疾不徐：“我们家没请保姆，洗菜、做饭、刷锅，都是我，我们都是我干活。”

不远处的沙发上，先生的老伴儿、85岁的陈秀英女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一脸幸福的笑意。

“您最拿手的是什么菜？”还没等先生回答，一旁的年轻学生也忍不住发问，“是

上世纪90年代，吴钊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。

“在学术研究上，我一直坚持要在场，要一直前进、始终在场。”吴钊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2019年，他撰写的《中国音乐史·图典版》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该书由30多万字、700余幅精美图片、80多条珍贵音频组成，从音乐的角度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，获出版界最高奖项——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。

“我写这本书的时间其实并不长，只花了一年，但是资料的积累花了很长时间。我在职的最后10年，把全国各省市的博物馆、考古所、考古站跑了个遍，拍了不少有价值的音乐文物和图像资料的照片。”

说起这本《中国音乐史·图典版》，吴钊脸上荡漾起自豪的笑容。

“书中音频的收集，坚持了学术标准，什么时代收入什么乐器和乐曲都比较严谨。很多出土乐器的测音和试奏，都是我自己去测试和录制的。书中‘音频目录’部分附有二维码，用手机扫一扫，就可以听到各种乐器的音乐了。其中有一段山东滕县（今滕州）西户出土的东周编磬敲击的音乐，声音好听极了。”

此书即将付梓之际，彼时已经80多岁的吴钊冒着酷暑，在山城最热的时候来到重庆的印刷厂，指导排版和图片调色。

在这本书的扉页上，吴钊留下“谨以此书献给引导我走上学术之路的杨荫浏老师”的字样。

据悉，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中，包括杨荫浏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共同表达了一个遗憾——中国音乐史还是哑巴音乐史，是没有音乐或很少音乐的音乐史。

著名音乐学家田青认为，这本书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“音乐史没有音乐”的问题，是一部有声有色的音乐史，足以告慰杨荫浏先生。

鱼香肉丝吗？”

先生笑了笑，显然觉得鱼香肉丝有些“小儿科”，“我做苏州菜，炒鳝丝、鳝糊，活鳝鱼都是我自己在处理。”

“那您可真是不简单啊！”

“我腿脚很灵活的。我家在北京郊区，开了一小块地，我就自个儿种菜。很容易啊，松松土、划划沟、灌了水、撒个籽，然后盖上土，过几天就长出来啦。”

我由衷地表示佩服：“您可真不像90岁的人啊。”

先生有些“小得意”：“我还养了3只鸡，我每天既要给人做饭，又要给鸡做饭，

2003年，继昆曲之后，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琴艺术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名录。

近年来，古琴越来越热，学古琴的人越来越多，但也出现了一些浮躁的现象。对此，吴钊认为：“古琴是传统文人提升自身修养的乐器，很多琴曲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。要弹好古琴，首先要读书，要研习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，这样，才能理解琴曲要表达的意境，否则，你是弹不出乐曲的精神来的。第二，要好好研习传统技法，有了这些技法，才能弹出古琴的趣味，古琴的传承一定要有古味。”

吴钊追忆起当初跟随查阜西、吴景略两位大家的学习经历，说老师们那些不起眼的“小动作”让他受益终身。

“查先生的曲风是儒雅的，吴先生是潇洒灵动的。我当时就是抱着一个很原始的想法，我跟你学，我就要像你。我用的是‘土’办法，你往左，我也往左，你往右，我也往右，一招一式尽量模仿得像。实际上，要模仿得像也是要花很多功夫的。老师弹琴时的这些‘小动作’，其实我当时也不懂，后来从事研究工作，才慢慢明白背后的艺术表达。节奏要有跌宕起伏，‘吟猱撞逗’要有方有圆，这样才能很好地表达出乐曲的精气神来。”

这也是为什么吴钊此次在重庆的讲座选择以“古琴经典琴曲的解读与传承”为主题的原因。

“现在有的人在弹《梅花三弄》的时候喜欢加花，其实这首曲子的旋律是很简洁、很刚劲的。梅花开放的时候，花枝上落的是冰雪，象征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，不怕寒风的摧残打击、不畏冰霜傲然而立。所以你不能加花，花加多了，梅花就变成桃花了。另外，有的人弹《潇湘水云》，越弹越快，觉得快就好。其实不能光考虑手的伶俐，你的技术是要为艺术表达服务的。查阜西先生被称为‘查潇湘’，他的《潇湘水云》曲风是舒缓的、表达的情感

是细腻的。后来吴景略先生的《潇湘水云》要激昂一些，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抗战，他在曲子中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进去。所以快与慢是相对的，一味地追求快，就变成炫技了。”

研习名曲传统的弹奏方法，并不意味着不能创新，“我很欣赏守正创新的提法，但把一首曲子改得面目全非不是创新。你在原来曲子的基础上，进行润色，加入自己的理解，让它更完美，这就是创新。”

数次来渝，吴钊对重庆印象很好。“抗战时期，重庆经历了一次古琴发展的高峰。这些年来，重庆学古琴的人也很多，这说明重庆人很有文化自信，重庆的大山大水也很适合古琴艺术的发展。”

九旬琴心寄山水，一脉清音励少年。

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吴钊就要动身去岳阳，在那里有一场关于《绝世清音》解读的讲座，而在6月14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，他还要在北京演奏琴曲。

“从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以来，我每年都参加演出，一场也没有落下。我退休以后比上班时还忙，希望多给年轻人普及古琴知识。”

他特别鼓励年纪大的人要忙一些，“忙有忙的好处，说明你的思维没有停滞。年纪越大，越是需要动，越不动，就越动不了了。我呢，动得很欢。我每天早上都要弹琴，下午有时还有学生来家里上课，密集的时候，我一天要上5堂课。我始终都在思考问题，包括讲座的题目，我会关心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。我想告诉年轻人，你们是古琴的未来和希望，希望你们能够很快地成长起来。”

“从十一二岁开始抚琴，古琴已经陪伴您近80个春秋，如果可以对它说话，您会说点什么？”

面对笔者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吴钊没有思索：“士无故不撤琴瑟。古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很热爱它！我要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发展尽我的力量，不好高骛远，我尽力而为。”

“全靠师母，老师的身体才这么好。”先生则洞悉一切似的笑言：“她‘强势’得很，但我这人特别听话。”

如果说做音乐研究、弹古琴是先生的A面，让人觉得他像世外高人，仙风道骨，那么这段简短的对话，则让我看到了他的B面：一个爱家人、爱生活的可爱老头儿。

先生常说，古琴和其他乐器不同，是提升自我修养的器物，古琴的声音很小，所以，我们弹古琴，其实是弹给自己听的。古琴的很多乐曲都饱含哲理，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裨益。

他的温和宽厚、乐观豁达、荣辱不惊，想必是在古琴大半生的陪伴中获得的滋养。

听他轻挑琴弦，忽然想到一句话：弦上是山水，弦下是人间。

文化中国行